

壹、前言：看不見彼此的男同志世代

多數有關同性戀的討論都以「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分法作為基本假設，忽略了性別是個動態且多元的社會過程，也忽略了同性戀內部的差異性。多數對於同性戀的倫理議題討論時，研究者又多以客觀的第三者位置，試圖尋找可以作為普世依循的規範，而忽略了研究者本身就是當代社會建構的部分，倫理的探討不應該是抽離生活的抽象思維探討，而應該是研究者作為日常生活的行動者，不斷超越自我界線的自我反思實踐。本文作者認為符合生命教育的倫理探討是在愛的精神下，我們不斷超越自己的限制而看見對方真實的生命處境。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藉由作者自身對老年同志的越界行動，鼓勵讀者回到各自生命中努力超越既有的障礙，而看見彼此的行動，直到「同性戀／異性戀」或「老人／年輕人」不再成為我們彼此看見／相愛的障礙為止。

浸淫在家庭倫理傳統文化中成長的臺灣男同志，經常會聽到一種關心的提醒：「你老的時候了，誰照顧你？」在同志世界裡看不見老年同志，男同志文化對肉體青春的崇拜（Sandberg, 2008），使得同志文化裡的「青春」比外面世界來的短促，以致老年男同志遭遇圈內與圈外的雙重歧視，而消失在同志圈中。於是，在異性戀的世界，我們看不到作為同志的希望；在同性戀的世界，我們同樣看不到作為老年同志的希望。不僅是異性戀看不見同志，年輕同志也看不見老年同志。面對自身老化的焦慮，年輕同志渴望看見老年同志，因為現在的他們是未來的自己。於是，一群同志諮詢熱線的年輕志工開始了這份認識老年同志的計畫，期望打破這道因為年齡而築起的世代高牆。這份論文記錄並反思這段臺灣男同志跨越世代彼此認識的歷程，從受訪的二十位老年同志中挑選七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歸納出其中共同主題與差異，並探討其背後的社會意涵。

貳、文獻回顧

老人社會學多半以異性戀家庭作為研究焦點，甚至是基本預設，結婚、生子與成為祖父母成為世代角色交替的標記，作為一個人生命歷程的階段（Hughes, 2007; Lee,

2004)。但另一方面，同志研究又多半聚焦在年輕人與中年人的議題（Brown, 2009; Hughes, 2007），導致老年同志議題乏人問津的現象，一如老年同志本身的生命經驗（Anetzberger, Ishler, Mostade, & Blair, 2004; Berger, 1984; McDougall, 1993; Shankle, Maxwell, Katzman, & Landers, 2003）。換句話說，當老年同志要被學術研究者看見時，同樣經驗到老年歧視與異性戀歧視的雙重排除，他們必須要面對老人背後強調結婚與生育的異性戀家庭思維，又要面對同志文化對青春的崇拜導致對老年同志議題的忽視。即使老年同志文獻極為少數，但我們仍能從中考察老年同志是如何被理解。

一、同志老化理論：加速老化與優勢老化

男同志主流文化對青春的崇拜導致男同志社群將「成功的老化」定義為「不會老化」（Sandberg, 2008）。這導致部分學者提出「加速老化」理論來解釋男同志通常比異性戀男人更早經驗到老化的壓力（Bennet & Thompson, 1991; Jones & Pugh, 2005; Friend, 1980; Wahler & Gabbay, 1997），正因為對老的恐懼，男同志，尤其是老年男同志，往往會透過節食、運動、化妝、打扮時髦的方式來「過度規訓」自己的身體，以掩飾自身的老化（Slevin & Linneman, 2010）。不僅年輕男同志歧視老年人，老年男同志自身在將自己建構成為更年輕的同志時，也會歧視比自己年長的同志（Slevin & Linneman, 2010）。換句話說，對老年的歧視是同志主流文化的一環，連老年同志自身也會參與其中。

這種對老化的恐懼也深深影響老年同志研究的發展。從異性戀觀點，因為沒有結婚生子，老年同志的晚年生活注定要孤獨終老一生。最早提到老年同志的Stearn（1961；引自Berger, 1984: 59）將老年同志描述成「在夜晚悲憤地敲打牆壁的極度絕望與孤單的老人」，就將這種意象加以具象化，但也因此引起同志學者的反擊「老年同志孤單的死去」的刻板印象（Berger, 1984; McDougall, 1993; Wahler & Gabbay, 1997）。Simon與Gagnon（1969）首先提出老年同志可以藉由朋友支持消解老年的負面衝擊，發展出不同於家庭照顧的支持方式。Weinberg（1970）比較老年同志與年輕同志時指出，老年同志適應比年輕同志好，較不擔心「身分曝光」、比較自我接受、有更穩定的自我認同、有更自在的人際關係。同志自我適應的早年經驗使得老年同志